



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辑汉文《华严忏仪》补释

白 滨

明代木刻本汉文《华严忏仪》，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偏礼忏仪》，共四十二卷。辑录人原题为：“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该经见于明刻本《明嘉兴大藏经》（经山藏版），亦见可《卍续藏经》。^①最早对该经的纂辑者提出质疑的是佛学家周叔迦（1899—1970）先生。其源于他对西夏文译佛经文献的整理和编目。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上发表的《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中，在译释馆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首行提款“兰山石口同岩云口慈口众口一行沙门慧觉口”之后的案语中说：

按此序为释藏所无，而慧觉之名虽见于《唐高僧传》及《古尊宿语要》等书，然其史迹乡里皆不与此合。唯《续藏》中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礼忏仪》四十二卷，题曰“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当即此人。其书无原序，亦无从考其事实。仅有明人数序，皆误以一行为人名，遂谓为唐之一行法师所作，其谬甚矣。

又本期《馆刊》中，罗福成撰《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一文中又对《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记、序题款作了译释，但都未涉及记、序及题记之内容。

1983年，史金波发表《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②首次将北京图书馆所藏该经《流传序》与卷末《跋文》进行译释。据序文考证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译经时期为西夏惠宗在位时期，译经人为白智光。而该经的刊印年代则在西夏灭亡之后，蒙古帝国时期，即太宗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称制之时至定宗贵由二年（1245—1247），距西夏灭亡已有20年。序作者即前文提到的“兰山石台岩云谷慈恩众宫（寺）一行沙门慧觉集”。《流传序》记述了中土五次翻译《金光明经》的情况。记载《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翻译，校勘以及传播的经过及蒙元时期此经的重新刊印。从而认定“一行沙门慧觉”为夏末元初西夏的一位佛教大师。

关于“兰山一行沙门慧觉”或“一行国师”之名前人述及的还有见于北京图书馆藏刻本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经末发愿文，在述及元朝翻译西夏文佛经史实时有：

① 《明嘉兴大藏经》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版，民国七十六年；《卍续藏经》第1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铅印本，民国六十六年。

②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皇元界朝，中界寂境，上师结合胜弱，修整一藏旧经。至元七年，化身一行国师，广生佛事，具令校有译无，过如意宝，印制三藏新经。

这里所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主持西夏文佛经校译、印制的高僧“一行国师”可能即“一行沙门慧觉”。又北京图书馆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中西夏译经图后残经《涤罪礼忏要文》中题款有“兰山一行沙门慧觉集”，与《金光明经》序作者署名同，可知为同一僧人。^①

然而，此前的研究者们仅注意从与汉文《华严忏仪》同名撰辑者，即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和流传序中去考察其时代，而可惜未能从《华严忏仪》的有关内容中去查实证据。本文试图印证汉文《华严忏仪》中有关内容来考证其撰辑者与时代，以求教正。

—

汉文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共四十二卷。每卷卷首均有题款：

唐 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

宋 苍山载光寺沙门普瑞补注

明 钦褒忠义忠莩四川布政佛弟子木增订正

鸡山寂光寺沙门读彻参阅

天台习教观沙门正止治定

第四十二卷卷中关于华严经的流传记：

“初西域流传华严诸师”中列举龙树大师菩萨、天亲菩萨；“次东土传译华严经诸师”中列举晋朝时觉贤三藏法师、唐代日照三藏法师和于阗实叉难陀喜学三藏法师三人；“次东土正传华严祖师”中列出华严“第三祖造法界观帝心法顺法师”，“第四祖造十玄门云华智俨法师”，“第五祖造探玄记贤首法藏法师”，“第六祖造大疏钞清凉澄观法师”，“清凉门下得如来知见者三十八大师等千余法师”，“第七祖造华严纶贯注观文圭峰宗密禅师”，“造观注记者广智大师”。

按此“东土正传华严祖师”，按传统的“华严五祖”传承世系：初祖法顺（557—640）法师，著有《华严法界观》，故谓“造法界观”，唐太宗赐号“帝心”；二祖智俨（602—668）法师，著有《华严一乘十玄门》，故谓“造十玄门”，因居云华寺，故称“云华尊者”；三祖法藏（643—712），著有《探玄记》，故谓“造探玄记”，武后赐名“贤首”；四祖澄观（738—839）法师，著有《华严经大疏钞》，故谓“造大疏钞”，唐德宗赐号“清凉国师”；五祖宗密（780—841）禅师，著有《华严纶贯》、《华严经法界观科文注》，故谓“造华严纶贯注观文”，因常住圭峰兰若，世称“圭峰禅师”，以上均为唐代高僧。最后一位“造观注记者广智大师”为北宋华严宗僧人，名尚贤，号“广智”，世称“广智尚贤”。其生卒年月不详，据史知其于宋代从四明天台宗僧人知礼（960—1020）学习天台教观多年，天圣六年（1028）继知礼住持四明延庆寺。故知广智为北宋时期人。

由以上记载，此汉文《华严忏仪》的辑录者“一行法师”，绝非唐代高僧之“一行”和尚，唐“一行”（673—727），不可能把他死后一百多年，甚至到北宋时期的僧人辑入自己的著作中。又，“东土正传华严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证四种》，《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

祖师”所列从杜顺到宗密，依次为五至七祖，此“华严七祖”之称乃宋净源（1011—1088）时，加马鸣和龙树二祖，构成华严七祖。此说形成于北宋时期，故辑录者不早于北宋时期。其三，《华严忏仪》每卷首题款中有“宋苍山载光寺沙门普瑞补注”。在前引史金波《西夏佛教新证四种》中曾对此提出质疑：

因辑录此《华严忏仪》在夏末元初，当时宋朝或已败亡，或近尾声。当时由西夏地区远传至云南苍山一带，由那里的僧人进行补注，而时间竟还在宋代，是难以理解的。再查《华严忏仪》仅第一卷有双行小字注，其他 41 卷皆无此种注。估计这一所谓补注题款也系后人伪托。

这样的诠释和判断都毫无根据。所谓宋人普瑞，史书不详其生卒，可能为宋遗民，元代僧人。据《新续高僧传》、《华严佛祖传》、《滇释记》等史籍记载，普瑞，字雪庭，号妙观。榆成（今属云南）人。早年习《华严》，师事普济庆光的弟子皎渊。先住祥云水目山，后主苍山载光寺。今人记其行状时仍误称“补注唐一行的《华严忏仪》四十二卷。”普瑞师皎渊，据《金石萃编》卷 160《皎渊碑》载：皎渊年二十出家，从崇圣寺高僧玄凝尊者。皎渊卒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如果普瑞与皎渊师徒都以八十高龄计，则普瑞补注《华严忏仪》当在西夏灭亡之后，南宋末的十三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后南宋亡于元，为元朝人，故今人著作都把普瑞列为元代华严传人。其时夏国亡于蒙元，夏国“兰山一行沙门慧觉”辑录汉文《华严忏仪》也大概与刊印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同一时期。

二

《华严忏仪》从卷三至卷四十一仪文中：“直言赞佛”题下所列十余种诸佛中最后是：“南无大愿惯甲求生净土末蜀夏国护持正法护法国师。”

与诸佛并列的“夏国护持正法护法国师”显然是西夏时期的一位高僧。

卷末关于华严经的流传于“次东土正传华严祖师”之后为“次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列出：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经者救脱三藏鲁布智云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令观门增盛者真国妙觉寂照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开演自在？咩海印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流传智辩无碍颇尊者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西域东土依大方广佛华严经十种法行劝赞随喜一切法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

从忏仪录文与前述“东土正传华严祖师”题款的分析比照，可以大约得知“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即西夏时期传承华严宗诸高僧的主要成就和功业及尊号、法号、封号等，连同《华严忏仪》辑录者“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共八位夏国高僧，他们是：

1、讲经律论，重译诸经的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

2、传译经者，救脱三藏的鲁布智云国师；

- 3、令观门增盛者，真国妙觉寂照帝师；
- 4、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
- 5、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
- 6、传译开演自在，？咩海印国师；
- 7、开演流传，智辩无碍，颇尊者觉国师。

题款中有末浊、鲜卑、增盛、卧利、？咩等西夏姓氏。题款中赐号、尊号或称号尚不详其含义，但文献提供的二位帝师，五位国师和一位法师的封号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我们可以从目前已发现的西夏时期文物、文献中找到鲜卑真义国师和寂照帝师的踪迹。

在安西榆林窟的 29 窟内西壁南侧上层供养人之首为西夏高僧供养像，榜题西夏文：“真义国师鲜卑智海”（“鲜卑”亦有译作“西壁”、“昔壁”、“信毕”等），此窟已被考定为西夏时期的石窟，系西夏仁宗时期瓜州（今安西）监军司军官赵麻玉一家祖孙三代的家窟，建于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即西夏王国后期。

另一位“寂照帝师”，见于俄藏黑水城西夏佛经文献中。俄藏（Танг. 393），（Инд. No. 6904）西夏文佛经《净土求生顺要论》、传经者为“寂照国师”。

（西夏文：“**𐽀𐽂𐽄**”，克恰诺夫译作“明照”）此处称为“寂照帝师”，想为后来所加封。《华严忏仪》中奉列包括一行慧觉法师在内的夏国二位帝师和五位国师为“弘扬华严诸师”，正说明了此一行慧觉法师为夏国遗僧的事实。

三

汉文《华严忏仪》初刊于何时，不得而知。据周叔迦征引见于《续藏》，笔者却在明刻本《明嘉兴大藏经》和民国台北铅印本《卅续藏经》中都见有收录。据明刻本题款判断，当为初刻。

关于此经的发现与刊印，在卷第一和第四十二卷末的题记中记载：

“钦褒忠义忠荃四川左布政云南丽阳佛弟子木增，同丽江府知府，授参政男木懿，应袭孙木？暨诸子孙太学生木乔、木参，生员木宿、木𣎵、木坛、木？、木极悟乐等，各捐净捧，延僧命役，敬奉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仪一部，共四十二卷六十一册。直达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隐湖南村，笃素居士毛凤苞汲古阁中。鸠良工雕造，起于崇祯庚辰孟夏，终于辛巳 春，凡一载功成。今 此版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祈流通诸四众。历劫熏修，见闻此法，永持不舍。所愿：一乘顿教，遍布人寰，三有群生，俱明性海者耳”。

又卷四十二末的记文后还书：

“斋经僧系鸡足山悉檀禅寺比丘道源玄契等”。

经首有两序，为明末著名学者钱谦益，刻书家毛凤苞序，记经之由来。钱谦益“华严忏法序”云：华严之为经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晋，广于唐，於是有实叉难陀之译，有清凉国师之疏钞，有季长者之合论，有杜顺和尚之法界观。千年以来，薄海内外，顶礼捧诵者，无虑万亿。而华严忏独后出，其制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鸡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丽江郡世守木君也”。序言称：“一行之学，精于天官

历数，载在唐书甚详，不闻其留意於教典也。即留意教典，无奇闻奥义可以垂世立教，而屑屑於称名号勤礼拜之为务乎”。又云：“忏之制于一行，而传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于龙首而藏于鸡足。於叶榆崇圣，而显于木君，皆有数存乎。……而木君表章忏法，实维其时。……木君世笃忠贞，保釐南服，济世润生。一本华严行门，先刻是经演疏，翻印三藏，总持宣布，浩如烟海。今复流通忏文与流钞合论，并传震旦。佛法付嘱国王大臣，岂不信哉。是经不可思议，忏亦不可思议。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议。聚沙居士见作随喜，遂盥手授笔而为之序。崇祯十四年岁在辛巳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虞山钱谦益斋沐谨序”。

其二毛凤苞“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叙”云：

……十年发愿，初镌刻以告成。万里来人，复赍持而下，讯向其方所，则云来白天末滇南。叩以指麾，则云主于木公。无始启函，而读知为杂华之忏仪依经而录，乃是一行之撰述。其为式也，分布四十二响，表证位于前，阿后荼题云。……秘于古刹，何历兵火，而犹存出，自今朝固知因缘之有在。生白木公者，雪山香象，丽水珠王，弃荣堪揖，庞公檀波洋溢，传经可方，龙猛教海翻腾，是以沙劫良因，一朝奇汇。凤苞虽愆谋面，久属知心，乃不谏荒愚，俾参得失，寄怀金帛，欲梓流传，猗欤盛哉。天邪人也。予方帐群经之有忏，独华严而无闻。岂意千载先有同心，不觉一时争为合掌。遂以百万雄文，促其半载竣业，法流寰宇，版储江南，将使入此门者，烧香散华，即识二音之相貌。……兹方梨枣之传，亦为住前之筏喻，予昧无知，罕窥奥秘。当兹盛事，勉尔濡毫，纪胜云耳，辨册岂敢，

崇祯十有四年岁在辛巳孟夏沐佛日。

虞山佛弟子毛凤苞熏沐顿首谨序。

又毛晋曾为木增《云过淡墨》卷六《释庄义》写的序中说：“先是公以唐一行禅师《华严忏》属予流通，俾东南缁素普被法施，得曾未有，予幸而得僭笔焉。”

明刻影印本《华严忏仪》首卷题记云：

南中木道人栖志林泉，雅好净业，每逢经忏留意探寻。一日于叶榆崇圣寺中得华严海印道场礼忏仪四十二卷，传自大唐一行沙门所录。但大藏中未见载入，惟据父老传说，因大唐兵燹，有禅师普瑞传来，付在寺中。第其中字句间有差讹，文意间有未接，余生天末，识见不敏，不敢僭为参订，兹欲将华严经全部辑入其中，刊传于世，敢以仰质。高明弘慈改正，共成济世津梁，同证菩提觉路。

又，收入铅印本《续藏》中的汉文《华严忏仪》卷末有残缺之佚名“华严海印道场忏仪题辞”，其中亦云：

……华严三昧仪者，厥兴于大唐兰山云岩寺一行沙门，遵十重之愿而为华严。依三宝之章而 归敬。草堂道场之式而立四十二响之行布次第焉……。……逮历乎宋，又得载光寺普瑞沙门，述而补注之。然皆撰自支那，未充梵夹。手抄笔录，湮没千秋。况兵燹屡经，而获久存者，殆一奇矣。暨乎我明，滇中丽江生白木大士，辄遇於叶榆之崇圣寺机，因迹显道，赖人弘真。法界之玄镜重辉，高山之慧日再朗也。忽於庚辰之端日，星使轺车，怀金万里，爰来虞山问询，汲古主人因命较阅，绣刻流通。一大因缘不可思议。……遂授之梓人，以告成焉。

从以上明朝末年，即明崇祯十四年（1641）刊印汉文《华严忏仪》的序题辞和卷末题款中得知：他们都误认为此忏仪经录为唐一行和尚所撰，后收藏于云南鸡足山悉檀禅寺比丘道源玄契等处。后有宋（元）

代载光寺僧人禅师普瑞作补注，珍藏于云南大理之崇圣寺中。至明末，云南丽江土官纳西族人木增订正，木增请著名高僧、苏州中峰禅院主持读彻为之校核参补，由天台寺习教观沙门正止治定。又请明末著名学者钱谦益，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作序。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捐资请苏州常熟毛凤苞汲古阁鸠良工雕造，凡一载功成。版藏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刊印流通。

木增（1587—1646）明末云南丽江土官，诗人，纳西族，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万历二十六年至天启三年（1598—1624）在职，被称为“木天王”，崇佛事，竭力赞助佛教，广泛与和尚交游。捐巨款在鸡足山上盖悉檀寺并置田产。又于华严寺建藏经阁，于文笔山建尊胜塔院。天启二年（1624），明熹宗根据木增之请，赐佛经 678 函，藏在鸡足山。木增专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

关于华严宗经典，木增又刻《华严经并随疏演义》，以期“联辉接焰，转照将来”，“国祚灵长，民风允正，重译款塞，百神协和。金江雪岭，指带砺以同休；铜柱铁桥，镇番戎而永顺”（木增《华严经并随疏演义序》，载高?映《鸡足山志》卷 10）明朝历授木增云南、广西、四川等布政使司左、右参政职衔。崇祯十七年（1644），升左布政使司职衔，晋太仆寺卿，位列九卿。自幼接受汉族文化，工诗文，善书法，著述亦丰，与著名文人董其昌、徐霞客、傅宗龙、康泰等交厚。子木懿（1608—1692），明天启四年（1624）袭父职。十二年（1639）封中宪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十六年（1643），晋右布政使。次年，升左布政使，晋阶太仆寺卿，位列九卿。清顺治十六年（1659）投降清王朝。

为《华严忏仪》担任“参补”的一代名僧读彻（1587—1656），佛号苍雪，名读彻，字见晓，另号南来。俗姓赵，云南呈贡人。曾在鸡足山寂光寺为僧，19 岁慨然远行，经过四川至金陵再至苏州，为一雨禅师上首弟子。41 岁主持苏州中峰禅院，与董其昌、陈继儒、吴梅村、钱牧斋、章台鼎、毛子晋等友善，互相有诗文唱和。由于苍雪与鸡足山，与云南有深厚的感情，又是一代名僧，故对木增之请尽力而为。对此苍雪在《南来堂诗集》补编中记载：“辛巳春（1641），华山讲期中，滇南丽江木太守生白公遣使，以唐一行禅师所集《华严忏仪》见委校讎，刻行江南。识者咸谓两年间初得《教义章》，再得《贤首传》，三得《华严忏》次第出世，得非吾贤首宗之几断而复续，晦而复明之验欤？恭赋一诗纪之：峰高难度燕飞回，江急晴空响若雷。负杖传身逾岭后，举烟招伴过桥来。六朝遗稿人何在？万里缄书手自开。李行瘴岚封湿尽，翻经台作晒经台。”又苍雪在《寄徒三和书》中亦云：“法闾师来吴，奉木檀越命，以《华严忏法》相委，多恐为谋不终”。足见木增刻此经，曾托附苍雪办理。

根据以上史料推断，元初，夏国遗僧一行慧觉法师辑录汉文《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后云南苍山载光寺僧人普瑞得之，并作补注，收藏于鸡足山悉檀寺。后来又转藏大理之崇圣寺，木增则得自崇圣寺。估计元代无刻本流传，故前引苍雪、毛晋文中有“见委校讎，刻行江南”；“属于流通，俾东南缁素普被法施”之语。但前人无一例外的都认定此《华严忏法》是唐代高僧一行禅师所集。自 20 世纪周叔迦撰文纠谬后，至今的有关著述中仍沿用旧说。如 2002 年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大辞典》中仍沿用普瑞“补注唐一行的《华严忏仪》四十二卷”旧说。

附言：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受聘于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编审之职，曾协助黄振华先生编辑《中国密宗大典》。当时在一部汉文明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共 42 卷）中发现了关于“夏国护持正法护法国师”及卷末“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的记述。据本经的记载即可证实所谓“兰山一行沙门慧觉”非唐时一行和尚而为夏末元初西夏的一位佛教大师无疑。时就本经记载进行考证撰

成此文。其后《中国密宗大典》主编赵晓梅在序言中云：“诸家著录一行和尚有《华严经海印道场九会请佛仪》一卷传世，实则这位一行乃是西夏高僧，明代钱谦益即误为唐一行，失于不曾细读经文内容。本书则还其本来面目”（中国藏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8月）。后来我将此经复印推荐给聂鸿音先生。近日他撰写的《西夏帝师考辨》一文中引证该经记载，对西夏国师、帝师的汉译藏文名号作了深入的阐释，提出了“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率先创立了‘帝师’的封号，但是没有正式建立像元朝那样完整的帝师制度，这造成了西夏晚期‘帝师’称号应用的失范，这个称号甚至可以近乎随便地赐给每一个在佛教史上有些名气的人”的新见解。值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征稿，兹将旧稿略加整理奉上，请批评。

白滨

2005年11月3日

（作者通信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